

全方位作家佐藤春夫

這次的臺文館的佐藤春夫展，也展示了佐藤春夫的自畫像和他在稿紙上的房間格局速寫。除了文學表現，他的藝術才華也值得注意。其作品多次入選二科展（日本三大公共募集展之一，旨在提拔藝術新晉），及洋畫界關係極為密切，與畫家梅原龍三郎、中村不折等人也很熟。他小說中緻密且立體的空間描寫，幾乎能讓讀者再現場景，應該和他的繪畫天份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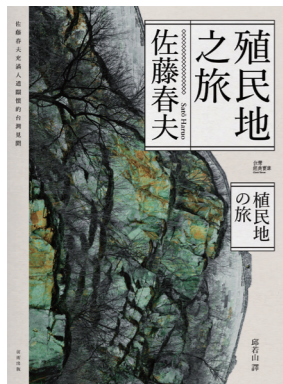
「佐藤春夫寫詩，寫小說，寫散文，寫短歌，評論也寫得好，他嘗試各種文體，也書寫各種形式」，是個全方位作家，邱若山認為「殖民地之旅和南方紀行可以說是一種『文明論』」。評論家中村真一郎，對佐藤春夫推崇備至，盛讚「文壇大老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佐藤春夫。」

後輩們：風波與遺緒

太宰治曾經出入佐藤門下，佐藤也在極早期就肯定其才華。因父親與兄長的壓力，太宰治想藉芥川獎鯉躍龍門，並拿獎金改善生活，可惜不遂其意，第一屆芥川獎由石川達三（蒼氓）獲得。落選後，太宰治向川端康成抗議，也寫信給佐藤春夫撒嬌，情辭淒切，哀求佐藤春夫給獎。然而，第二屆芥川獎得獎者從缺。

1948年太宰治投水自殺，佐藤春夫在追悼中提及上述求情信。厚道的佐藤春夫，並未披露物證，人們也半信半疑。本次展覽首次在臺灣公開這封長信，是前幾年「河野龍也先生的新發現」。

佐藤春夫長期擔任芥川獎評審委員，對後輩照顧有加，向來有「門弟三千人」的說法，邱若山總結：「檀一雄、安岡章太郎等人承續了他耽美頹廢的作風，井上靖也深受影響，特別是旅遊文學。其他如意識流寫法的發揚，就數堀辰雄及伊藤整等人。」不過，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大家去找佐藤春夫談文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去吃千代夫人的美味料理。」無外乎佐藤春夫受到大多數人的愛戴。



前衛出版，由邱若山翻譯的《殖民地之旅》最早也是目前唯一集結佐藤春夫臺灣相關作品的中譯本。

| 在臺灣，
遇見佐藤春夫

| Haruo Satō
in Taiwan

佐藤春夫 臺灣粉絲 俱樂部

Haruo Satō and His Fans in Taiwan

Text by 陳允元（學者、作家）

Image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

1920年10月15日，佐藤春夫步上巨船「後備丸」的長梯，自基隆港出發，結束為期約三個半月的臺灣之旅。返日後，他以這趟旅程的見聞為素材，陸續寫下了《霧社》（1925）、《女誠扇綺譚》（1925）及《殖民地之旅》（1932）等諸多作品。



《霧社》特別版，由梅原龍三郎裝幀。此豪華特製本是限定本的第一號，上有佐藤親筆簽名，致贈給昭森社的森谷均。（河野龍也藏）



隨著日本帝國的擴張、及東亞近代交通網的建立，日治時期到過臺灣的日本作家不在少數。但真正給予臺灣文壇留下深刻影響、且擁有一大票粉絲的，恐怕非佐藤春夫及其小說《女誠扇綺譚》莫屬了。佐藤作品中由南方憧憬及荒廢美構築出的異國情調，無疑給眾人觀看臺灣的視線，疊覆上了一層奇異而艷美的濾鏡，而引發出更多的文學想像。

小說《女誠扇綺譚》以第一人稱描述日本人報社記者「我」，在本島人友人世外民的帶領下，進到臺南禿頭港的廢屋探險，疑似遇見女性亡靈，進而揭開安平富商沈家沒落的故事。這篇具有濃厚紀行文色彩的小說，是依據佐藤春夫在 8 到 9 月間遊歷臺南的見聞為素材寫就。他探訪臺南時，曾與任職臺南新報社漢文部的本島漢詩人楊宜綠（1877-1934）有過短暫交遊。這位漢詩人的兒子，便是日後在臺南創立推動超現實主義詩風的「風車詩社」的楊熾昌。當時 13 歲的少年楊熾昌，對佐藤留下如此回憶：「常到報社訪父走動，每每看到一位身材瘦削，戴著眼鏡的 20 餘歲人士在編輯部裡逛來逛去，問過三屋主任之後才知道就是著名的作家佐藤春夫」。

佐藤在臺南的日子，楊熾昌也充當小嚮導，陪著他到赤崁樓、媽祖宮玩。儘管此時楊仍未識文學，但佐藤的身影，也許已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小小的種子、或日後閱讀的線索了吧。1928 年秋天，他讀了單行本化的《女誠扇綺譚》，探訪小說中作為原型的那棟廢屋。「但見破損不堪，門窗付之闕如，二樓房間內那位女孩陳屍的黑檀木床也不見了，目力所及，無一不是塵埃與蛛網，壁虎四處遊走，可是該屋凸凹形狀的檣架，外牆上的檣眼仍然存在」。廢屋中他聽到奇怪的聲音，驚見一隻手掌大的深紅色蝴蝶陷於蛛網，想起小說中幽靈化身的紅色蛾蟲，全身毛骨悚然，心裡不舒服了好一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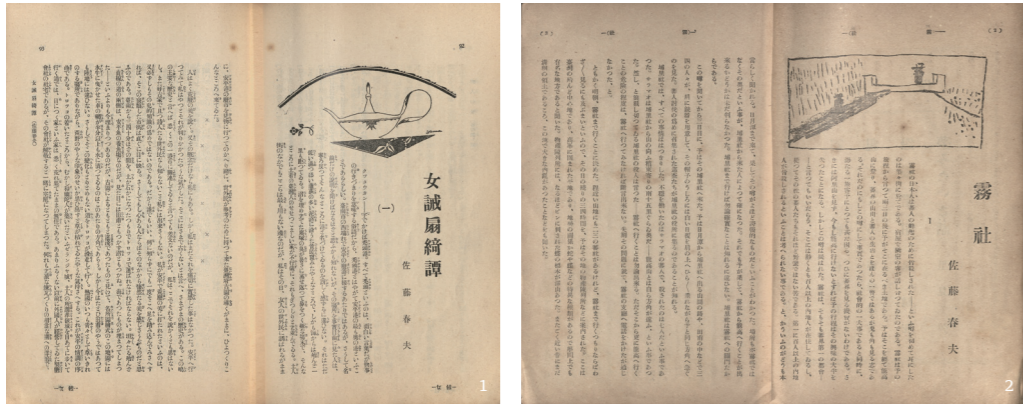
與楊熾昌同樣讀了《女誠扇綺譚》而跑到廢屋探險的瘋狂粉絲，還有 1913 年出生於高雄的「灣生」新垣宏一。他在自傳《華麗島歲月》（2002）提到，小時候常與朋友玩耍探險的森林附近，有一間「東齒科醫院」。而醫院的醫師東熙市（1883-1945），正是當年勸誘佐藤春夫來臺旅行散心的關鍵人物。佐藤來臺時，新垣才 7 歲，自然不會知道這位大作家；但他就讀臺北帝大時極親近的老師，就是給予佐藤《女誠扇綺譚》「成就空前、足以登上與臺灣有關的散文小說的王座」極高評價的島田謹二教授。也許因為島田影響，當新垣自臺北帝國大學畢業、來到臺南的第二高等女學校任職，腦中已預先疊覆了《女誠扇綺譚》的情境：「我愛徘徊於臺南古街道而尋求什麼東西，實始於邂逅佐藤春夫的《女誠扇綺譚》之後。這部作品是取材於臺南的虛構故事，但總覺得臺南的老巷中真有這種夢幻般的綺談。於是請幾位女學生當翻譯，陪我探訪老巷與廢屋。」

醉心佐藤作品的新垣，於是在臺南展開田野調查。1938 ~ 1940 年間，他陸續發表了數篇調查報告，內容包括佐藤來臺旅行的始末與日程、相關人物、小說中的人物原型及舞臺場景、風俗傳說。這樣著迷於文學、而對其相關的外部資料進行細密的研究調查，是連恩師島田謹二也自嘆弗如的吧。新垣的狂熱程度，可說是佐藤在臺灣的第一鐵粉。

此外，新垣可能也是臺灣文學散步導覽的先驅。新垣就讀帝大期間，認識了甫自早稻田大學畢業的西川滿（1908-1999）。西川聽從恩師吉江喬松（1880-1940）「為建立地方主義文學奉獻一生吧」的建議返臺，並積極拜訪島田與矢野峰人（1893-1988）請求指導。新垣自認與老師親近，但西川的出現，讓新垣多少產生了競爭之心。儘管如此，新垣對西川《媽祖祭》的臺灣色彩倒是頗為折服。他受到西川刺激，更積極地透過田野調查認識自己所在的臺南，重新確認自己生於南方的灣生身分。



- 1 原本位於東京小石川，1927 年 3 月落成入住。附有八角塔，引人注目。之後遷建至新宮，1989 年 11 月開放成為佐藤春夫紀念館。
- 23 邱永漢和黃氏鳳姿的作品都曾受到佐藤春夫稱讚。



1939年，新垣籌畫了一次《女誠扇綺譚》臺南文學散步，邀請西川及恩師島田前往。這次的文學散步，引發了西川對臺南的興趣，也讓島田對佐藤筆下的安平廢港更有實感。1939年9月，島田發表了宏文〈佐藤春夫的《女誠扇綺譚》〉，這是將《女誠扇綺譚》經典化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返北的西川，意識著佐藤的《女誠扇綺譚》完成他的小說代表作〈赤嵌記〉（1940）。兩部小說在設定上相當類似：同樣以臺南為舞臺，且主人公也是第一人稱日本人敘事者與熟知歷史掌故的臺籍青年的組合，並在超自然力量的引導下，逐步揭開古都／廢港塵封的歷史。但不同的是，相對於《女誠扇綺譚》的「我」對於鬼故事、民間傳說的不信任、冷漠，而欲以近代的理性之眼破解；〈赤嵌記〉的主人公則是愈發陷入陳姓青年——或者說，含冤而死的鄭克塽夫婦幽靈——的布局之中，並在陳氏家廟的牌位中發現自己的名字「滿」字。這樣的結尾，映照出西川為自己的家族與臺灣淵源建構歷史的慾望。西川〈赤嵌記〉的部分設定雖脫胎自佐藤《女誠扇綺譚》，但無論主題、敘事、情調、或與臺灣歷史的連結方式，在在都與僅短暫停留、作為「旅人」的佐藤大異其趣了。

1920年10月15日，佐藤春夫再度登上備後丸的長梯，待汽笛一響，就要循原路離開。三個多月的見聞取材並不算久，但已足夠他留下一些風格獨具的作品，在臺灣圈粉，造成刺激。10月18日，佐藤抵達神戶門司港，返回小田原，此後再也不曾踏上臺灣。但他離開之後的臺灣文學——無論是在臺日人的日本語文學、或本島人正要起步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兀自生長、交錯、纏繞，且混合了一點佐藤風的氣味，開展成一片美麗獨特的新風景。

備註：此文為〈佐藤春夫臺灣粉絲俱樂部——楊熾昌、新垣宏一與西川滿〉之濃縮版，完整版將收錄於展覽專書。

1 《女誠扇綺譚》裡頭的這一篇「女性」為佐藤臺灣相關作品的最佳傑作，兼具神祕之美的藝術性，與批判殖民問題的社會性。（河野龍也藏）
2 再版（霧社）序文。（實踐女子大學受託保管）

《女誠扇綺譚》 的臺南地圖—— 醉仙閣與 禿頭港的鬼屋

在臺灣，
遇見佐藤春夫

Haruo Satō
in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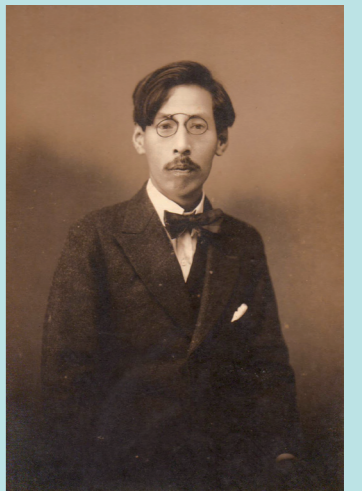
The Quest of Strange Tale of the Bridal Fan in Tainan

Text by 河野龍也（日本實踐女子大學文藝資料研究所所長）

Translation by 蔡維綱

Image by 河野龍也、佐藤春夫紀念館

河野龍也是研究佐藤春夫的重要學者，這次臺文館展覽由他和臺大臺文所張文薰共同協助策劃。透過河野龍也傾心爬梳文獻和實地走訪，勾勒出佐藤春夫與臺南獨特的關係，尤其在訪臺百年的特殊時刻，更能了解這位連結臺日的傳奇文豪，以及文學背後的場景。



佐藤春夫(新宮市立佐藤春夫紀念館提供)
1920年，旅臺前攝於新宮。